



鍛煉鍛煉

李樹理

I247.7
487

鍛 炼 鍛 炼

赵树理 著



內 容 提 要

“鍛煉鍛煉”這篇小說，主要是批判了一個有右傾保守思想的農業社主任。他對違反農業社勞動紀律、破壞集體利益的不良行為，遷就姑息，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對青年、婦女幹部，不但不加培養，反而非常輕視。他整天對別人喊叫：還需要“鍛煉鍛煉”，結果，在事實面前證明了需要鍛煉鍛煉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他自己。

作品還生動地刻畫了兩個落后的典型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飽”的形象。

鍛 煉 鍛 煉

趙樹理 著
張懷信 插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號）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二號

太原印刷廠印刷 山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 耗 1/32 • 1 $\frac{1}{8}$ 印張 • 17,000 字

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100冊

統一書號：10088·213

定 價：一角二分

“爭先”农业社，地多勞力少，

動員女勞力，作得不够好；

有些婦女們，光想討点巧，

只要沒便宜，請也請不到——

有說小腿疼，床也下不了，

要留儿媳婦，給她送屎尿；

有說四百二，她还吃不飽，

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

她們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

割麥請不動，拾麥起得早，

敢偷又敢搶，紀律全不要；

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

提起正經事，啥也不知道，

誰給提意見，馬上跟誰鬧，

沒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

這些老毛病，趕緊得改造，

快請識字人，念念大字報！

——楊小四寫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爭先农业社”整风时候出的一張大字报。在一个吃午飯的时间，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門外的牆上看大字报，楊小四就趁这个熱鬧时候把自己寫的这张快板大字报貼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別的不看，先搶着来看他这一張，看着看着就轟隆轟隆笑起来。倒不是因为楊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編得順溜寫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評的兩個主要对象是“爭先社”的兩個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飽”。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兒子一个兒媳还有个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住飯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讓媳妇照住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給她打洗臉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飯、端飯……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話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沒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說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規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給她記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額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說剛能做到定額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額三分她也



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輕时候生过連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說她留下了个腿疼根。“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她說“疼”，別人也无法証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別：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戲、游門、串戶时候不疼，一做活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兒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沒有疼，一給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兒能大量超过定額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額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說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沒有办法的。

“吃不飽”原名“李宝珠”，比“小腿疼”年輕得多——才三十來歲，論人材在“爭先社”是數一數二的，可惜她這個優越條件，變成了她自己一個很大的包袱。她的丈夫叫張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結婚。張信這個人，生得也聰明伶俐，只是沒有志氣，在戀愛期間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條件，明明白白就說是結婚以後不上地勞動，這條件在解放後的農村是沒有人能答應的，可是他答應了。在李宝珠看來，她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滿意的人，只能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為不是個幹部——所以只把他作為個“過渡時期”的丈夫，等什麼時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離婚。在結婚以後，李宝珠有一個時期還在給她寫大字報這位副主任楊小四身上打過主意，後來打聽着她自己那個“吃不飽”的外號原來就是楊小四給她起的，這才打消了這個念頭。她既然只把張信當成她“過渡時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來對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對待張信的“政策”。她這套政策：第一是要掌握經濟全權，在社里張信名下的賬要朝她算，家里一切開支要由她安排，張信有什麼額外收入全部繳她，到花錢時候再由她批准、支付。第二是除做飯和針綫活以外的一切勞動——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掃地、送灰渣一切雜事在內——都要由張信負擔。第三是吃飯穿衣的標準要由她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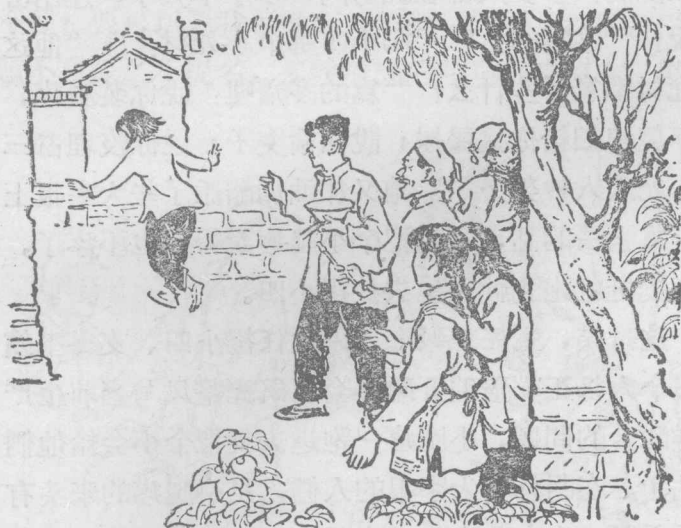
在吃飯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張信是她做什么張信吃什么；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張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張信穿什么。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規定暗自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張信完全变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統購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飽的。她的吃法是張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湯里下几顆米熬兩碗糊糊粥讓張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燒干餅鎖在箱里，張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說“粮食不够吃，每頓只能等張信吃完



了刮个空鍋，实在劳动不了。”时常做假的人，沒有不露馬脚的。張信常发现床鋪上有干餅星星（碎屑），也不断見着糊糊粥里有一兩根沒有撈尽的面条，只是因为一提就得生气，一生气她就先提“离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样睜只眼闔只眼吃点亏忍忍飢算了。有一次張信端着碗在門外和大家一齐吃飯，第三队（他所屬的队）的队长張太和发现他碗里有一根面条。这位队长是个比較爱說佻皮話的青年。他問張信說：“吃不飽大嫂在哪里学会这单做一根面条的本事哩？”从这以后，每逢張信端着糊糊粥到門外来吃的时候，爱和他开玩笑的人常好夺过他的筷子来在他碗里找面条，碰巧的是时常不落空，总能找到那么一星半点。張太和有一次跟他說：“我看吃不飽这个外号給你加上还比較正確，因为你只能吃一根面条。”在参加生产方面，“吃不飽”和“小腿疼”的态度完全一样。她既掌握着經濟全权，就想利用这种时机为她的“过渡”以后多弄一点积蓄，因此在生产上一有了取巧的机会她就参加，絕不受她自己所定的政策第二条的約束；当便宜活做完了她就仍然喊她的“吃不飽不能参加劳动”。

楊小四的快板大字报貼出来一小会，吃不飽听見社房門口起了哄，就跑出来打听——她这几天心里一

直跳，生怕有人給她貼大字報。張太和見她來了，就想給她當個義務讀報員。張太和說：“大家不要起哄，我來給大家從頭念一遍！”大家看見吃不飽走過來，已經猜着了張太和的意思，就都靜下來聽張太和的。張太和說快板是很有工夫的。他用手打起拍子，有時候還帶着表演，跟流水一樣馬上把這段快板說了一遍，只說得人人鼓掌、個個叫好。吃不飽就在大家鼓掌鼓得起勁的時候，悄悄溜走了。



不過吃不飽可沒有回了家，她馬上到小腿疼家里去了。她和小腿疼也不算太相好，只是有時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紀大、創蕩得

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書王鎮海、第一隊隊長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沒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鬧，所以比吃不飽的牌子硬。吃不飽听張太和念過大字報，气得直哆嗦，本想馬上在當場罵起來，可是看見人那么多，又沒有一個是會給自己說話的，所以沒有敢張口就悄悄溜到小腿疼家里。她一進門就說：“大孀呀！有人貼着黑帖子罵咱們哩！”小腿疼听說有人敢罵她好象還是第一次。她好象不相信地問：“你听誰說的？”

“誰說的？多少人都在社房門口吵了半天了，还用听誰說？”“誰寫的？”“楊小四那個小死材！”“他這小死材都寫了些什么？”“寫的多着哩：說你裝腿疼，留下兒媳婦給你送屎尿；說你偷麥子；說你沒理占三分，光跟人吵架……”她又加油加醋添了些大字報上沒有寫上去的話，一頓把個小腿疼說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楊小四。

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楊小四、支書王鎮海三個人都正端着碗開碰頭會，研究整風與當前生產怎樣配合的問題，小腿疼一跑進去就把個小會給他們攪亂了。在門外看大字報的人們，見小腿疼的來頭有點不平常，也有些人跟進去看。小腿疼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撲楊小四，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主任王聚海趁勢把小腿疼拦住。楊小四料定是大字報引起來的事，就向小腿疼說：

“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規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罰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請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說：“不要攔她！放开叫她打吧！”小腿疼一聽說要出罰款要坐牢，手就軟下來，不過嘴還不軟。她說：“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問問你政府規定過叫你罵人沒有？”

“我什麼時候罵過你？”“白紙黑字貼在牆上你還昧得了？”王聚海說：“這老嫗！人家提你的名來沒有？”小腿疼馬上頂回來說：“只要不提名就該罵是不是？要可以罵我可就天天罵哩！”楊小四說：“問題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說清楚的是罵你來沒有！我寫



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是罵你！你举出来！我寫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該沒有提你們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議叫我去。你要嫌我寫得不全，我給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还嫌罵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寫，还有我这不識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書王鎮海站起来說：“老嫂你是說理不說理？要說理，等到辯論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念給你听，你認為哪里寫得不对許你駁他！不能这样滿腦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誰不叫你活了？”“你們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們說什么理？我要罵！誰給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兒，叫……”支書認真地說：“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实在要不說理要这样发瘋，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沒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說：“来兩個人把她送乡政府！”看的人們早有几个人忍不住了，听支書一說，馬上跳出五六个人来把她圍上，其中有兩個人拉住她兩条胳膊就要走。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說：“等一等！这么一点事哪里值得去麻煩乡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讓小腿疼去受点教訓，見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見真要送她走，已經有点胆怯，后来經主任这么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势穩定

了，就強鼓着气說了几句似乎是光荣退兵的話：“不要拦他們！讓他們送吧！看乡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認為已經到了收場的时候，就拉长了調子向小腿疼說：“老嫂！你且回去吧！沒有到不了底的事！我們現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兩天再給你們解釋解釋！”“什么解釋解釋？一定得說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說个过来过去！”楊小四說：

“主任你的話是怎么說着的？人家鬧到咱的会場来了，还要給人家賠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楊小四和支書王鎮海再把王聚海說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場，就赶紧搶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說：“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擔着的！可不許平白白地拉倒啊！”說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門去才想起来沒有装腿疼。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給人和解个爭端，人們常說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八路軍来了以后他当过村长，作各种动員工作都还有点办法；在土改时候，地主几次要收买他，都被他拒絕了，村支部見他对斗争地主还坚决，就吸收他入了党；“爭先农业社”成立时候，又把他选为社主任，好几年来，因为照顧他这老資格，一直連选連任。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張按性格用人，可惜不懂得有些坏性格一定得改造过来。



他給人們平息爭端主張“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他以為凡是懂得他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幹部，不能照他這一套來辦事的人就都還得“鍛煉鍛煉”。例如在一九五五年黨內外都有人提出可以把楊小四選成副主任，他却說“不行不行，還得好好鍛煉幾年”，直到本年（一九五七年）改選時候他還堅持他的意見，可是大多數人都說楊小四要比他還強，結果選舉的票數和他得了個平。小四当了副主任之後，他可是什麼事也不靠小四做，並且常說：“年輕人，隨在管委會里‘鍛煉鍛煉’再說吧！”又如社章上規定要有個婦女副主任，在他看來那也是多餘的。他說：“叫婦女們鬧事可以，想叫她們辦事呀，連門

都找不着！”因为人家别的社里每社都有那么一个人，他也没法坚持他的主张，结果在选举时候还是选了第三队里的高秀兰来当女副主任。他对高秀兰和对楊小四还有区别，以为小四还可以“锻炼锻炼”，秀兰连“锻炼”也没法“锻炼”，因此除了在全体管委会会议的时候按名单通知秀兰来参加以外，在其他主干碰头的会上就根本想不起来还有秀兰那么个人。不过高秀兰可没有忘了他。就在这次整风开始，高秀兰给他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

“争先”社，难争先，因为主任太主观：

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说别人欠锻炼；

大小事情都包揽，不肯交给别人干，

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

遇上社员有争端，他在中间陪笑脸，

只求说个八面圆，谁是谁非不评断，

有的没理沾了光，感谢主任多照看，

有的有理受了屈，只把苦水往下咽。

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

有力没处使，谁还肯争先？

希望王主任，来个大转变：

办事靠集体，说理分长短，

多听群众话，免得耍光杆！

——高秀兰写

他看了這張大字報，冷不防也吃了一驚，不過他的氣派大，不象小腿疼那樣馬上唧唧喳喳亂吵，只是定了定神仍然擺出長輩的口气來說：“沒想到秀蘭這孩子還是個有出息的，以後好好‘鍛煉鍛煉’還許能給社里辦點事。”王聚海就是這樣一個人。

楊小四給小腿疼和吃不飽出的那張大字報，在才寫成稿子沒有誊清以前，征求過王聚海的意見。王聚海堅決主張不要出。他說：“什麼病要吃什么藥，這兩個人吃軟不吃硬。你要給她們出上這麼一張大字報，保證她們要跟你鬧麻煩；實在想出的話，也應該把她們的名字去了。”楊小四又征求支書王鎮海的意見，並且把主任的話告訴了支書，支書說：“怕麻煩就不要整風！至於名字寫不寫都行，一貼出去誰也知道指的是誰！”楊小四為了照顧王聚海的老面子，又改了兩句，只把那兩個人的名字去了，內容一點也沒有變，就貼出去了。

當小腿疼一進社房來扑楊小四，王聚海一邊攔着她，一邊暗自埋怨楊小四：“看你惹下麻煩了沒有？都只怨不聽我的話！”等到大家要往鄉政府送小腿疼，被他攔住用好話把小腿疼勸回去之後，他又暗自夸奖他自己的本領：“試試誰會辦事？要不是我在，事情准鬧大了！”可是他沒有想到當小腿疼走出去、